

震撼

◎ 李泓业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1253.1
201111

震

◎

李泓业
著

撼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震撼/李泓业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306 - 03463 - 2

I. 震… II. 李…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②抗震救灾—英雄模范事迹—中国—2008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4070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钟永源 沙子浩

责任编辑: 钟永源

书名题字: 陈颂声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李海东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规 格: 635mm × 960mm 1/16 11.75 印张 1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题《震撼》

——代序

陈颂声

汶川地震

震惊全球

天灾无情

人情深厚

举国支援

八方伸手

学生泓业

心系神州

少年作家

奋笔思构

小说震撼



一挥而就

情景再现
十日悲愁

故事感人
环环紧扣

患难相扶
催人泪流

掩卷沉思
感同身受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
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噩梦降临 1

暴风雨前的宁谧 1

挽救生命之始 7

妈妈，我爱你 20

黑夜后的黎明 28

献出爱心 33

救援志愿军 33

这世界有爱 40

生者相逢 47

志愿英雄 55

志愿组织 55

王强疯了 60

英雄倒下 66



第一小队	71
噩梦惊醒	71
地底故事	75
徒步行军	82
兄弟之间	87
谁偷走了救济粮	87
信任	93
杨仁坚之“死”	101
存在失去	106
存在于世	106
爱，离去	113
心向北川	119
向北川出发	119
送不出去的糖果	126
沉痛哀悼	133
合离散聚	133
默哀三分钟	140
出征青川	147



爱的誓言 154

缓解仇恨 154

还能再救一个 160

震撼的爱 166

终章：沉默的死者 170

那些人们一直很安静 170

后记 李泓业 173

2008.5.12

噩梦降临

暴风雨前的静谧

曾经雪白的露水湿润了寂寥的清晨，

飞舞的晚霞被拉成了橙色的黄昏。

日子轮回转动着晃过了多少岁月，

绿色的春，红色的夏，金色的秋，白色的冬。

没有谁会杞人忧天般时刻防备着未知的灾难，

于是它带走了课间的欢声笑语，

沉重的书包孤独地躺在尘埃里。

时间如果重新来过，

曾经是谁笑着说“我爱你”，

是谁满怀着希望告诉她：“我要带你去环游世界！”

然后牵起手的瞬间，

爱成了永恒。

那天的风儿依旧轻拂着云朵，像是牧羊人在赶着羊群。

天空澄澈得像九寨沟小池里的水，净明深邃。牦牛在水边“哞哞”地仰首叫着，放牛的小姑娘好奇地跑过



去查看，才发现牦牛身上柔软顺滑的长毛里，汗毛如临大敌般全部竖起，显得十分不安。

女孩敏感地连忙往四周张望……似乎并没有发现异常，她于是拥抱着牦牛的项背，抚摸着说：“长毛乖，安静一点点啦……”牦牛却好像有什么事情要投诉似扭头蹭了蹭女孩可爱的脸蛋，逗得她“咯咯”直笑。

.....

那天的水儿依旧奔流在都江堰上，像是前赴后继的冲锋勇士。

李冰父子建造的水利工程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依旧起着作用，让这个前来旅游的男生不禁感叹起古人的智慧和才能。一阵玉米的清香从身后飘来。这个男生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转身看见那个卖玉米棒的老大娘，玉米棒儿在那辆小车上冒着热气。

“你好——大娘，给我来两条吧！”男生想起他和跑了去照相的女朋友都还没吃早餐。

“好的，小伙子……给，小心烫喔，一条3块，拿着吃吧。”

“谢谢，哎，……真抱歉，我这里只有5块钱。”男生翻着背包，颇不好意思地说。

“呵呵，没关系、没关系，年轻人！就当是大娘俺请你的好了，快趁热吃……”

“大娘你真好！”

.....

那天的香儿依旧袅袅地随风而逝，像是仙灵宝气在缭绕升腾。

武侯祠和二王庙里有人虔诚地祈求着家庭幸福，合家安康；有祈求生意兴隆，事业有成的；也有祈求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的……穿梭在大街小巷上的民众们还欢喜地议论着奥运圣火的传递到了哪里，是谁做火炬手，又怎样地威风凛凛。

高考的逼近，高三的学生们埋头在书堆里几乎喘不过气来，老师比学生们更急，一份份试卷在复印机里吐出来，再分发到每一个学生手上。家长们会准备好营养丰富的菜肴，等待孩子们回家用餐。

……

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平常的轨道行驶，又怎么会想到前方是脱轨的悬崖峭壁呢？

窗外的麻雀在枝头盲目地乱窜着，失却了平时呷着小嘴梳理羽毛的惬意，是一种十万火急的焦躁。“叽叽喳喳”的叫声和平时悠游自在的不同，激烈得如同夫妻俩因为男的外面包二奶而发生的争吵一样，吵得没完没了。杂乱无章的第八音符使讲台上的老师心烦意乱，她突然放大了自己讲课的音量，直把坐前排的同学吓了一跳，差点把正在抄笔记的笔扔了出去。

“该死的麻雀，还让不让人活了？”坐在窗口边的陈明咬牙切齿地小声咒骂着。可怜的他抵抗在麻雀噪声的最前线中，好几次一气之下就想把窗户关掉。但关上之后整个课室闷得像蒸笼，尽管天花板上几把吊扇还在摇晃着脑袋喷出散发着男生气息的热风。

扔下笔，满桌子的课本本来就很烦人，陈明撑着脑袋，纳闷地看着黑板上的粉笔字。而旁边的杨仁坚却正在偷偷看漫画书，还不时发出低低的哧笑声。陈明用手肘撞了撞他，他立即干净利落地把漫画书往课桌里一推，装作思考的样子改看向黑板，发现老师还站在讲台



上讲课，并没有发现他走神的迹象，于是他疑惑地望向偷笑的陈明。

“干啥？”杨仁坚有点不快地问。陈明搂住他结实的肩膀拍了两下：“你就别看漫画了，难道你没有感觉吗——我都快被那些麻雀烦死了！”杨仁坚眉头轻皱，棱角分明的脸孔十分俊秀，他无奈地耸耸肩，道：“麻雀问题我可帮不到你，要是有关猎枪的话你可以给它们来一下。”杨仁坚说着，向窗外飞来飞去的麻雀看了一眼，才有点同感地又说，“不过，今天好像真的挺反常呢！”

见杨仁坚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陈明立即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地说了起来。“是啊，是啊，好像还不只是麻雀呢，10号那天报纸也登了，说青蛙们都跑到马路上来了，问会不会是什么不祥预兆，林业局的人却表示那是因为咱们四川的生态环境更好了，呵呵。”陈明还傻笑着。

“说不定咱四川的麻雀还真多了呢！天知道是福还是祸？”杨仁坚也调侃着说道。也许他看的书较多，还特别对灾难那类型感兴趣，基本上什么《崩溃》，什么《理解灾变》等书都让他翻了好几遍，他说就是刺激。“难道雪灾要来了？”陈明想起春节时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愣了一下问道。

“雪你个头，不看看现在是几月了，还雪灾！”杨仁坚用手指戳了一下陈明的脑袋。陈明反而嘻嘻地笑了起来，“那倒不一定，要是真来个‘六月飞霜’那就……咦，或者，说不定会是海啸，你没听地理老师讲过么，海啸之前好像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才没听地理课吧！四川要是能来一场海啸我就拜你为师了，你以为这里有个地中海啊！”杨仁坚说着，



不禁和陈明一起笑了起来。棱状的光线透过窗玻璃折射在两人的脸上，随树影摇动的光斑显得有些耀眼，电风扇吹着桌面上的课本纸页“嗫嗫”而动，有种安静舒适的感觉。

“陈明，杨仁坚，你们给我站到走廊上去！”任课老师显然发现了这两个窃窃私语的小子，像是俯视猎物的豹子般双手按在讲台上怒瞪着两人。两人顿时笑不下去了，只好悻悻地往教室外走，路过第一排时梅依可偷偷在杨仁坚的大腿上用力地捏了一把，痛得杨仁坚直吸凉气，又不能喊出来，只好强忍着快步向走廊跑去……

“怎么，你现在知道痛了吗？我说过多少次课堂上不许聊天了？”梅依可扯着杨仁坚的半边脸蛋走在校道上，杨仁坚痛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只好含糊不清地哀嚎着：“小梅大人我下次不敢了，你放过我吧！好痛耶！”看见杨仁坚可怜的模样，梅依可松开了手（再捏下去今天中午就不能吃午餐了），可怜的杨仁坚怜惜地摸着红肿的脸蛋，怯怯地跟在梅依可后面向校门口走去。

“不是说好了要好好学习，到时候赚钱带我去环游世界的吗？怎么又上课说话啊！”梅依可又开始教训起来，不过杨仁坚知道她已经没事了，每次提起环游世界的事，梅依可都温柔得像个媳妇。杨仁坚看到她眼神中闪过的失落，手不禁攥紧了书包带，暗暗发誓从下午就开始努力学习，一定要实现这个梦想。（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先推卸责任，陈明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喔！）

“都怪陈明那家伙，说什么有不祥预兆嘛，害我吓一跳，才说话的啦！”杨仁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前面的梅依可突然停下了脚步，杨仁坚差点一头撞了



上去。

“坚，说真的，这段日子我也觉得浑身不舒服，老是梦见些奇怪的东西。”梅依可沉默了一阵，转身有些担忧地看着杨仁坚，语气沉重。“啊！梦见什么了，肯定是梦到我了把！”杨仁坚见状立即打算逗笑她，可是梅依可瞪他一眼，冷冷道：“梦是梦到你了，不过你被石头砸死了！”

“啊？！”杨仁坚当场愣住，梅依可见了他的表情不禁露出了些许笑意，大步向前走去，杨仁坚很快跟了上来，沉着脸道：“那是梦，不可信！”“我知道，但我的梦一向很准！”梅依可平静地反驳，杨仁坚哭丧着脸，“你就这么希望我命赴黄泉啊，呜，我伤心死了！”那样子逗得梅依可终于笑了出来。两人走过北川中学的大门口，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的家正好不同方向，不过却挺近。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对吧？”梅依可突然抬头问道，长长的眼睫下那双眼睛满怀期待。杨仁坚看着阳光在她脸上留下一截剪影，伸出手轻抚着她雪白光滑的脸庞，很坚定地道：“会的，一定，我答应你，无论以后怎样，我们都会在一起！”梅依可“扑哧”一声笑了，轻轻推开杨仁坚，然后转身，长长的黑发随风拂动，“那我先回家啦！再见！”说完，开心地挥手作别。

杨仁坚微笑着也转过身，举起右手中指上的情侣戒指，在唇上亲吻了一下，朝自己家里走去。

走在路上的梅依可刚走过红灯口，裤袋中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喂……什么！我马上过来！”她焦急地张望着四周，快步跑向一辆公共汽车……



挽救生命之始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魔法，

可以让时光倒流？

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

去进行这次等价交换。

当漫天的尘埃掩盖了你的视线，

当遍地的狼藉勾起了你的哽咽，

当生存与死亡只剩下仅有的一线之隔，

我双手合十用心去祈祷：

上界降临的天使啊！

请用你神圣的光辉，

将那个流尽了黄沙红尘的时之沙漏，

倒转重生。

“糟了，迟到了，迟到了，这回肯定要给小梅骂死！”杨仁坚狂奔在大街上，眼前北川中学的牌子越来越远。抓紧了那件出门前母亲硬塞过来的校服外套，衣袖在书包之后飘舞着。他喘着气看了看表，十四时二十七分，已经上课七分钟了，于是他又加快了脚步，门口的保安还在打盹，杨仁坚一个闪身就冲了进去。

如果说一切都是冥冥中已有安排的话，那老天爷的这个玩笑，也开得有点过头了。

杨仁坚只觉得地面突然疯狂地扭曲起来，他一个不稳，扑跌在地上，手和额头都擦伤了不少，心头闪过无数的惊恐。怎么回事？由于年少阅历不足，所以并不明



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末日般的恐惧在瞬间充斥满了整个脑海，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抖。头脑变得混乱，几乎无法思考。

大地像是一条巨蟒在蠕动，如是地球因为愤怒而气得发抖的身体。地面崩裂，碎石乱溅，万物都失去了平衡，摇晃着倒下来。杨仁坚被一股巨力抛飞，直撞出几米远，翻了好几个跟头才停了下来，种植在校道两旁的绿树都先后倒下了，还好并没有压中他。可他还是手脚都被擦得冒血，后背也被撞得传来阵阵痉挛。

思维能力像是在那一瞬间停滞。所有的动脉、静脉以及毛细血管中的鲜红都停止了流动。除了直抵神经末梢的惊恐和震撼外，已不能有什么感觉了。呵，原来人只是一具如此苍白的躯体啊！

地面疯狂摇摆，波浪似地起伏不平，杨仁坚则像一叶小舟，在暴风雨下狂荡的浪涛中翻滚，咆哮的大海仿佛要将他生生撕碎。

只是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摇晃，眼前十多米远的教学楼更是摇摇欲坠，许多惊心动魄的尖叫和哭喊声从里头传出，仿似鬼哭狼嚎。

杨仁坚面色苍白地抬头，却看到眼前的教学楼“哗”的一声，自上往下地坍塌。以往看上去坚固的石柱此刻软弱得像细长的干柴，“噼啪”地断成两截，楼层于是无所承托，在剧烈的摇晃中崩裂成碎片散乱地压了下去。“轰轰”声震耳欲聋，大片的尘灰扑面而来，直呛得杨仁坚不断咳嗽。而刚才还一大片的哭喊声，此刻像突然关掉的收音机，转而被更多的“轰轰”的声音所代替。这前前后后，只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几十秒，安定祥和的人间摇身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地狱，变化



之快，任谁都会惊魂未定。

杨仁坚的脑海中此刻一片空白，他无法想象整个钢筋水泥筑造成的城区这样地不堪一击。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眼前的教学楼已经成了水泥石板堆，再看远点，整个北川似乎都变成了废墟。但是就在刚才，就在刚才一切都还是好好的啊，高楼平房，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却在一下间都塌了，都灰飞烟灭了，什么都没了。

渐渐地，杨仁坚的耳边开始能够听到一些比较细微的声音，他才深呼吸一下，狠狠地咳嗽起来。刚才的自己恐怕连呼吸都停了吧！是地震，这时他已经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杨仁坚猛然想起了什么，小梅和同学老师们都还在里面啊！一种本能让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他用慌忙的手把沉重的书包甩了出去，跑了两步被脚下的粉尘滑了一下，差点儿跌倒，他用力跨过断裂的地板，快步跑向废墟。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啊，小梅，陈明，你们，你们怎样了？

“小梅！陈明！”杨仁坚疯狂地吼了起来，布了一层灰的脸不停抽搐。他冲到废墟之前一把跪了下来，膝盖与地面擦了近半米距离，两只手已经快速地翻开表层的碎石块。他双眼发红，浓重的喘气声像一只愤怒的兽，声音也变得沙哑，不停地喊着“小梅，陈明，李滔，老师……”这些熟悉的名字。

为什么？要在一刹那让我们阴阳相隔？

废墟上仍然烟尘腾腾，一些未倒下的柱子上还挂着乱石，遍地的玻璃碎片和瓦砾，不时从石块间见到分裂的课桌一角，弯曲变形的钢筋像是一双双从地狱中伸出来的修罗的爪，要擒住漫天的灵魂向下扯去。